

警世通言三

第二十一卷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

兔走乌飞疾若驰，百年世事总依稀。
累朝富贵三更梦，历代君王一局棋。
禹定九州汤受业，秦吞六国汉登基。
百年光景无多日，昼夜追欢还是迟。

话说赵宋末年，河东石室山中有个隐士，不言姓名，自称石老人。有人认得的，说他原是有才的豪杰，因遭胡元之乱，曾诣军门献策不听，自起义兵，恢复了几个州县。后来见时势日蹙，知大事已去，乃微服潜遁，隐于此山中。指山为姓，农圃自给，耻言仕进。或与谈论古今兴废之事，娓娓不倦。

一日近山有老少二儒，闲步石室，与隐士相遇。偶谈汉、唐、宋三朝创业之事，隐士问：“宋朝何者胜于汉、唐？”一士云：“修文但武。一士云：“历朝不诛戮大臣。””隐士大笑道：“二公之言，皆非通论，汉好征伐四

夷，儒者虽言其' 賧武，然蛮夷畏惧，称力强汉，魏武犹借其余威以服匈奴。唐初府兵最盛，后变为藩镇，虽跋扈不臣，而大牙相制，终藉其力。宋自渲渊和虜，惮于用兵，其后以岁市为常，以拒敌为讳，金元继起，遂至亡国：此则愜武修文之弊耳。不戮大臣虽是忠厚之典，然好雄误国，一概姑容，使小人进有非望之福，退无不测之祸，终宋之世，朝政坏于好相之手。乃致末年时穷势败，函傀胄于虜庭，刺似道于厕下，不亦晚乎！以是为胜于汉、唐，岂其然哉？”二儒道：“据先生之意，以何为胜？隐士道：“他事虽不及汉、唐，惟不贪女色最胜。”二儒道：“何以见之？”隐士道：“汉高溺爱于戚姬，唐宗乱伦于弟妇。吕氏、武氏几危社稷，飞燕、太真并污宫闈。宋代虽有盘乐之主，绝无渔色之君，所以高、曹、向、孟，闺德独擅其美，此则远过于汉、唐者矣。”二儒叹服而去。正是：

要知古往今来理，须问高明远见人。

方才说宋朝诸帝不贪女色，全是太祖皇帝贻谋之善，不但是为君以后，早期宴罢，宠幸希疏。自他未曾发迹变泰的时节，也就是个铁铮铮的好汉，直道而行

，一邪不染。则看他《千里送京娘》这节故事便知。正是：

说时义气凌千古， 话到英风透九霄。

八百军州真帝主， 一条杆棒显雄豪。

且说五代乱离有诗四句：

朱李石刘郭， 梁唐晋汉周...

都来十五帝， 扰乱五十秋。

这五代都是偏霸，未能混一。其时土字割裂，民无定主。到后周虽是五代之末，兀自有五国三镇。那五国？

周郭威，北汉刘崇，南唐李昪，蜀孟昶，南汉刘晟。那三镇？

吴越钱佐，荆南高保融，湖南周行逢。

虽说五国三镇，那周朝承梁、唐、晋、汉之后，号为正统。赵太祖赵匡胤曾仕周为殿前都点检。后因陈桥兵变，代周为帝，混一宇内，国号大宋。当初未曾发迹变泰的时节，因他父亲赵洪殷，曾仕汉为岳州防御使，人都称匡胤为赵公子，又称为赵大郎。生得面如黑血，目若曙星，力敌万人，气吞四海。专好结交天

下豪杰，任侠任气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是个管闲事的祖宗，撞没头祸的太岁。先在沛京城打了御勾栏，闹了御花园，触犯了汉末帝，逃难天涯。到关西护桥杀了董达，得了名马赤腴鳞。黄州除了宋虎，朔州三棒打死了李子英，灭了潞州王李仅超一家。来到太原地面，遇了叔父赵景清。时景清在清油观出家，就留赵公子在观中居住。谁知染病，一卧三月。比及病愈，景清朝夕相陪，要他将息身体，不放他出外闲游。

一日景清有事出门，分付公子道：“侄儿耐心静坐片时，病如小愈，切勿行动！”景清去了，公子那里坐得住，想道：“便不到街坊游荡，这本观中闲步一回，又且何妨。”公子将房门拽上，绕殿游观。先登了三清宝殿，行遍东西两廊、七十二司，又看了东岳庙，转到嘉宁殿上游玩，叹息一声。真个是：

金炉不动千年火，玉盏长明万载灯。

行过多景楼玉皇阁，一处处殿宇崔嵬，制度宏敞。公子喝来不迭，果然好个清油观，观之不足，玩之有余。转到哪都地府冷静所在，却见小小一殿，正对那子孙宫相近，上写着“降魔宝殿”，殿门深闭。

公子前后观看了一回，正欲转身，忽闻有哭泣之声，乃是妇女声音。公子侧耳而听，其声出于殿内。公子道：“暖跷作怪！这里是出家人住处，缘何藏匿妇人在此？其中必有不明之事。且去问道童讨取钥匙，开这殿来，看个明白，也好放心。”回身到房中，唤道童讨降魔殿上钥匙，道童道：“这钥匙师父自家收管，其中有机密大事，不许闲人开看。公子想道：“‘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人不仁！’原来俺叔父不是个好人，三回五次只教俺静坐。莫出外闲行，原来干这勾当。出家人成甚规矩？俺今日便去打开殿门，怕怎的！”

方欲移步，只见赵景清回来。公子含怒相迎，口中也不叫叔父，气忿忿地问道：“你老人家在此出家，于得好事？”景清出其不意，便道：“我不曾做甚事，公子道：“降魔殿内锁的是什么人？”景清方才省得，便摇手道：“贤侄莫管闲事！”公子急得暴躁如雷，大声叫道：“出家人清净无为，红尘不染，为何殿内锁着个妇女在内哭哭啼啼？必是非礼不法之事！你老人家也要放出良心。是一是二，说得明白，还有个商量；休要欺三瞒四，我赵某不是与你和光同尘的！”景清见他言词峻厉，便

道：“贤侄，你错怪愚叔了！”公于道：“怪不怪是小事，且说殿内可是妇人？”景清道：“正是。公子道：“可又来。景清晓得公于性躁，还未敢明言，用缓同答应道：“虽是妇人，却不干本观道众之事。”公子道：“你是个一观之主，就是别人做出歹事寄顿在殿内，少不得你知情。”景清道：“贤侄息怒，此女乃是两个有名响马不知那里掳来，一月之前寄于此处，托吾等替他好生看守；若有差迟，寸草不留。因是贤侄病未痊，不曾对你说得。”公子道：“响马在那里？”景清道：“暂往那里去了。”公于不信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快与我打开殿门，唤女子出来，俺自审问他详细。”说罢，绰了浑铁齐眉短棒、往前先走。

景清知他性如烈火，不好遮拦。慌忙取了钥匙，随后赶到降魔殿前。景清在外边开锁，那女子在殿中听得锁响，只道是强人来到，愈加啼哭。公子也不谦让，才等门开，一脚跨进。那女子躲在神道背后唬做一团。公子近前放下齐眉短棒，看那女子，果然生得标致：

眉扫春山，眸横秋水。含愁含恨，犹如西子捧心；

欲位欲啼，宛似杨妃剪发。琵琶声不响，是个未出塞的明妃；胡前调若成，分明强和番的蔡女。天生一种风流态，便是丹青画不真。

公子抚慰道：“小娘子，俺不比奸淫乏徒，你休得惊慌。且说家居何处？谁人引诱到此？倘有不平，俺赵某与你解救则个。那女子方才举袖拭泪，深深道个万福。公子还礼。女子先问：“尊官高姓？”景清代答道：“此乃沛京赵公子。”女子道：“公子听禀！”未曾说得一两句，早已扑获狡流下泪来。

原来那女子也姓赵，小字京娘，是蒲州解良县小祥村居住，年方一十六岁。因随父亲来阳曲县还北岳香愿，路遇两个响马强人：一个叫做满天飞张广儿，一个叫做着地滚周进。见京娘颜色，饶了他父亲性命，掳掠到山神庙中。张周二强人争要成亲，不肯相让。议论了两三日，二人恐坏了义气，将这京娘寄顿于清油观降魔殿内。分付道士小心供给看守，再去别处访求个美貌女子，掳掠而来，凑成一对，然后同日成亲，为压寨夫人。那强人去了一月，至今未回。道士惧怕他，只得替他看守。

京娘叙出缘由，赵公子方才向景清道：“适才甚是粗卤，险些冲撞了叔父。既然京娘是良家室女，无端被强人所掳，俺今日不救，更待何人？”又向京娘道：“小娘子休要悲伤，万事有赵某在此，管教你重回故土，再见蒙娘。”京娘道：“虽承公子美意，释放奴家出于虎口。奈家乡千里之遥，奴家孤身女流，怎生跋涉？”公子道：“救人须救彻，俺不远千里亲自送你回去。”京娘拜谢道：“若蒙如此，便是重生父母。”

景清道：“贤侄，此事断然不可。那强人势大，官司禁捕他不得。你今日救了小娘子，典守者难辞其责；再来问我要人，教我如何对付？须当连累于我！”公子笑道：“大胆天下去得，小心寸步难行。俺赵某一生见义必为，万夫不惧。那响马虽狠，敢比得潞州王么？他须也有两个耳朵，晓得俺赵某名字。既然你们出家人怕事，俺留个记号在此；你们好回复那响马。”说罢，轮起浑铁齐眉棒，横着身子，向那殿上朱红桐子，狠的打一下，“沥拉”一声，把菱花窗枯都打下来。再复一下，把那四扇棍子打个东倒西歪。唬得京娘战战兢兢，远远的躲在一边。景清面如土色，口中只叫：“罪

过！”公子道：“强人若再来时，只说赵某打开殿门抢去了，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。要来寻俺时，教他打蒲州一路来。

景清道：“此去蒲州千里之遥，路上盗贼生发，独马单身，尚且难走，况有小娘子牵绊？凡事宜三思而行！”公子笑道：“汉末三国时，关云长独行千里，五关斩六将，护着两位皇嫂，直到古城与刘皇叔相会，这才是大丈夫所为。今日一位小娘子救他不得，赵某还做什么人？此去倘然冤家狭路相逢，教他双双受死。”景清道：“然虽如此，还有一说。古者男女坐不同席，食不共器。贤侄千里相送小娘子，虽则美意，出于义气，傍人怎知就里？见你少男少女一路同行，嫌疑之际，被人谈论，可不为好成歉，反为一世英雄之法？”公子呵呵大笑道：“叔父莫怪我说，你们出家人惯妆架子，里外不一。俺们做好汉的，只要自己血心上打得过，人言都不计较。”景清见他主意已决，问道：“贤侄几时起程？”公子道：“明早便行。”景清道：“只怕贤侄身于还不健旺。”公子道：“不妨事。”景清教道童治酒送行。公子于席上对京娘道：“小娘子，方才叔父说一路嫌疑

之际，恐生议论。俺借此席面，与小娘子结为兄妹。俺姓赵，小娘子也姓赵，五百年合是一家，从此兄妹相称便了。”京娘道：“公子贵人，奴家怎敢扳高？”景清道：“既要同行，如此最好。”呼道童取过拜毡，京娘请恩人在上：“受小妹于一拜。”公于在傍还礼。京娘又拜了景清，呼为伯伯。景清在席上叙起侄儿许多英雄了得，京娘欢喜不尽。是夜直饮至更余，景清让自己卧房与京娘睡，自己与公子在外厢同宿。

五更鸡唱，景清起身安排早饭，又备些干粮牛脯，为路中之用。公子输了赤以磷，将行李扎缚停当，嘱付京娘：“妹子，只可村妆打扮，不可冶容炫服，惹是招非。”早饭已毕，公子扮作客人，京娘扮作村姑；一般的戴个雪帽，齐眉遮了。兄妹二人作别景清。景清送出房门，忽然想起一事道：贤侄，今日去不成，还要计较。不知景清说出甚话来？正是：

鹤得羽毛方远举，虎无牙爪不成行。

景清道：“一马不能骑两人，这小娘子弓鞋袜小，怎跟得上？可不担误了程途？从容觅一辆车儿同去却不好？”公子道：“此事算之久矣。有个车辆又费照顾，将

此马让与妹子骑坐，俺誓愿千里步行，相随不惮。”京娘道：“小妹有累恩人远送，愧非男子，不能执鞭坠镫，岂敢反占尊骑？决难从命！”公子道：“你是女流之辈，必要脚力：赵某脚又不小，步行正合其宜。”京娘再四推辞，公子不允，只得上马。公子跨了腰刀，手执浑铁杆棒，随后向景清一揖而别。景清道：“贤侄路上小心，恐怕遇了两个响马，须要用心堤防。下手斩绝些，莫带累我观中之人。”公子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”说罢，把马尾一拍，喝声：“快走。那马拍腾腾便跑，公子放下脚步，紧紧相随。

于路免不得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。不一日行至汾州介休县地方。这赤隐磷原是千里龙驹马，追风逐电，自清油观至汾州不过三百里之程，不勾名马半日驰骤。一一则公子步行恐奔赴不及，二则京娘女流不惯驰骋，所以控辔缓缓而行。兼之路上贼寇生发，须要慢起早歇，每日止行一百余里。

公于是日行到一个上冈之下，地名黄茅店。当初原有村落，因世乱人荒，都逃散了，还存得个小小店儿。日色将哺，前途旷野，公子对京娘道：“此处安歇，

明日早行罢。京娘道：“但凭尊意。店小二接了包裹，京娘下马，去了雪帽。小二一眼瞧见，舌头吐出三寸，缩不进去。心下想道：“如何有这般好女子！”小二牵马系在屋后，公子请京娘进了店房坐下。小二哥走来贴着呆看。公子问道：“小二哥有甚话说？”小二道：“这位小娘子，是客官甚么人？”公子道：“是俺妹子。”小二道：“客官，不是小人多口，千山万水，路途间不该带此美貌佳人同走！”公子道：“为何？”小二道：“离此十五里之地，叫做介山，地旷人稀，都是绿林中好汉出没之处。倘若强人知道，只好白白里送与他做压寨夫人，还要贴他个利市。公子大怒骂道：“贼狗大胆，敢虚言恐唬客人！”照小二面门一拳打去。小二口吐鲜血，手掩着脸，向外急走去了。店家娘就在厨下发话。京娘道：“恩兄忒性躁了些。公子道：“这厮言语不知进退，怕不是良善之人！先教他晓得俺些手段。”京娘道：“既在此借宿，恶不得他。”公子道：“怕他则甚？”京娘便到厨下与店家娘相见，将好言好语稳贴了他半晌，店家娘方才息怒，打点动人做饭。

京娘归房，房中阶有余光，还未点的”。公子正坐

，与京娘讲话，只见外面一个人入来，到房门口探头探脑。公于大喝道：“什么人敢来瞧俺脚色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自来寻小二哥闲话，与客官无干。”说罢，到厨房下，与店家娘唧唧啾啾的讲了一会方去。公子看在眼里，早有三分疑心。灯火已到，店小二只是不回。店家娘将饭送到房里，兄妹二人吃了晚饭，公子教京娘掩上房门先寝。自家只推水火，带了刀棒绕屋而行。约莫二更时分，只听得赤隼鳞在后边草屋下有嘶喊踢跳之声。此时十月下旬，月光初起，公子悄步上前观看，一个汉子被马踢倒在地。见有人来，务能的挣闹起来就跑。公子知是盗马之贼。追赶了一程，不觉数里，转过溜水桥边，不见了那汉子。只见对桥一间小屋，里面灯烛辉煌，公于疑那汉子躲匿在内。步进看时，见一个白须老者，端坐于上床之上，在那里诵经。怎生模样卜眼如迷雾，须若凝霜，眉如柳絮之飘，面有桃花之色。若非天上金星，必是山中社长。

那老者见公子进门，慌忙起身施礼。公子答揖，问道：“长者所诵何经？”老者道：“《天皇救苦经》。”公子道：“诵他有甚好处？”老者道：“老汉见天下分崩，

要保佑太平天子早出，扫荡烟尘，救民于涂炭。”公子听得此言，暗合其机，心中也欢喜。公子又问道：“此地贼寇颇多，长者可知他的行藏么？”老者道：“贵人莫非是同一位骑马女子，下在坡下茅店里的？”公子道：“然也。”老者道：“幸遇老夫，险些儿惊了贵人。”公子问其缘故。老者请公子上坐，自己傍边相陪，从容告诉道：“这介山新生两个强人，聚集喽罗，打家劫舍，扰害汾潞地方。一个叫做满天飞张广儿，一个叫做着地滚周进。半月之间不知那里抢了一个女子，二人争娶未决，寄顿他方，待再寻得一个来，各成婚配，这里一路店家，都是那强人分付过的，但访得有美貌佳人，疾忙报他，重重有赏。晚上贵人到时，那小二便去报与周进知道，先差野火儿姚旺来探望虚实，说道：‘不但女子貌美，兼且骑一匹骏马，单身客人，不足为惧。’有个千里脚陈名，第一善走，一日能行三百里。贼人差他先来盗马，众寇在前面赤松林下屯扎。等待贵人五更经过，便要抢劫。贵人须要防备，公子道：‘原来如此，长者何以知之？’老者道：“老汉久居于此，动息都知，见贼人切不可说出老汉来。”公子谢道：“承教了。绰

棒起身，依光走回，店门兀自半开，公子捱身而入。

却说店小二为接应陈名盗马，回到家中，正在房卫与老婆说话。老婆暖酒与他吃，见公子进门，闪在灯背后去了。公子心生一计，便叫京娘问店家讨酒吃。店家娘取了一。把空壶，在房门口酒缸内舀酒。公子出其不意，将铁棒照脑后一下，打倒在地，酒壶也撒在一边。小二听得老婆叫苦，也取朴刀赶出房来。怎当公子以逸待劳，手起棍落，也打翻了。再复两棍，都结果了性命。京娘大惊，急救不及。问其打死二人之故。公子将老者所言，叙了一遍。京娘吓得面如上色道：“如此途路难行，怎生是好？”公子道：“好歹有赵某在此，贤妹放心。”公子撑了大门，就厨下暖起酒来，饮个半醉，上了马料，将銮铃塞口，使其无声。扎缚包裹停当，将两个尸首拖在厨下柴堆上，放起火来。前后门都放了一把火。看火势盛了，然后引京娘上马而行。

此时东方渐白，经过溜水桥边，欲再寻老者问路，不见了诵经之室，但见土墙砌的三尺高，一个小小庙儿。庙中社公坐于傍边。方知夜间所见，乃社公引导。公子想道：“他呼我为贵人，又见我不敢正坐，我必

非常人也。他日倘然发迹，当加封号。”公子催马前进，约行了数里，望见一座松林，如火云相似。公子叫声：“贤妹慢行，前面想是赤松林了。”言犹未尽，草荒中钻出七个人来，手执钢叉，望公子便棚。公子会者不忙，将铁棒架住。那汉且斗且走，只要引公子到林中去。激得公子怒起，双手举棒，喝声：“着！”将半个天灵盖劈下。那汉便是野火儿姚旺。公子叫京娘约马暂住：“俺到前面林子里结果了那伙毛贼，和你同行。”京娘道：“恩兄仔细！”公子放步前行。正是。

圣天子百灵助顺，大将军八面威风。

那赤松林下着地滚周进屯住四五十嘍罗，听得林子外脚步响，只道是姚旺伏路报信，手提长枪，钻将出来，正迎着公子。公子知是强人，并不打话，举棒便打。周进挺枪来敌。约斗上二十余合，林子内唉罗知周进遇敌，筛起锣一齐上前，团团围住。公子道：“有本事的都来！”公子一条铁棒，如金龙罩体，玉蟒缠身，迎着棒似秋叶翻风，近着身如落花坠地。打得三分四散，七零八落。周进胆寒起来，枪法乱了，被公于一棒打倒。众嘍罗发声喊，都落荒乱跑。公子再复一棒，

结果了周进。回步已不见了京娘。急往四下抓寻，那京娘已被五六个哆罗，簇拥过赤松林了。公于急忙赶上，大喝一声：“贼徒那里走？”众哆罗见公子追来，弃了京娘，四散去了，公子道：“贤妹受惊了！”京娘道：“适才嘍罗内有两个，曾跟随响马到清油观，原认得我。方才说：‘周大王与客人交手，料这客人斗大王不过，我们先送你在张大王那边去。’”公子道：“周进这厮，已被俺剿除了，只不知张广儿在于何处？”京娘道：“只愿你不相遇更好。”公子催马快行。

约行四十余里，到一个市镇。公子腹中饥饿，带住辔头，欲要扶京娘下马上店。只见几个店家都忙乱乱的安排炊翼，全不来招架行客。公子心疑，因带有京娘，怕得生事，牵马过了店门，只见家家闭户。到尽头处，一个小小人家，也关着门。公子心下奇怪，去敲门时，没人答应。转身到屋后，将马拴在树上，轻轻的去敲他后门。里面一个老婆婆，开门出来看了一看，意中甚是惶惧。公于慌忙跨进门内，与婆婆作揖道：“婆婆休讶。俺是过路客人，带有女眷，要借婆婆家中火，吃了饭就走的。”婆婆捻神捻鬼的叫唤声。京娘亦进门相